

我在二〇〇五年，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講經，遇到了他們的前首相馬哈迪長老，那個時候他剛剛退下來兩年。馬哈迪長老在國際上很有聲望，大概在從政的人裡面，他的壽命最長，他做了二十二年國家領導人，非常的難得。我們見面，他第一句話問我，他說「法師，你走過很多地方，也見過很多國家領導人，你看看這世界還會有和平嗎？」這話說得非常嚴肅，可見得這麼高地位的人，對於世界和平幾乎喪失信心。這事情我很了解，因為我在澳洲，非常難得有這麼一個因緣，代表澳洲的大學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前後大概一共有十次，現在我不再參加，我完全了解。確實這是一個嚴重問題，許多國家領導人，跟許多愛好和平的志士仁人、專家學者，都在尋求怎麼樣化解衝突？衝突太多了，怎麼樣能夠幫助社會安定，幫助世界和平？

我是偶然的機會，大概也是九一一事件之後，我住在昆士蘭。昆士蘭大學應該是聽到，我過去在新加坡團結宗教做出一點成績出來，所以他來找我。他們有個和平學院，和平學院有十幾位教授，他們邀請我的時候，我們舉行一個座談會，做了兩次這樣的座談會，讓我提供一些幫助和平的、幫助化解衝突的意見。我就把我們中國老祖宗傳統東西，搬出來跟他們談談，他們聽了有興趣，第一次座談會聽了之後還不過癮，過了一個星期又找我一次。找我的時候學校裡有準備，準備了聘書，要聘請我做他們學校教授。所以我那個時候我不願意接受，還要送給我博士學位，我說「都沒有必要，我出家人這東西沒用處，你要隨時找我來跟你們座談，我很樂意，我都願意來，這些形式上不必要。」結果校長告訴我，「你非要不

可。」我說「為什麼？」因為希望你代表學校參加聯合國的和平會議，他說「你講的這些東西很新穎，我們從來都沒想過。」這麼一個原因，所以我才接受。以後代表大學，代表澳洲參加不少和平會議。

我見到的人就很多，我很感恩、很敬佩，他們真的想尋求化解衝突的方法，促進社會安定、世界和平，這是當前最重要的一個大問題。我在聯合國做了很多次報告，第一次沒有上台講話，第一次我觀察、了解一下狀況，不清楚，所以在旁邊冷眼靜觀。到第二次就安排我上台講話，第三次以後就安排我主題講演，到最後還讓我協辦，參加協辦，最後一次我當了主辦單位。我們將中國傳統的，中國這五千多年的歷史，這個國家這麼大，人口這麼多，真的是長治久安。動亂時期很短，改朝換代，末代皇帝做得不像話，人民才起來把他推翻，但是政權一建立不會超過五年，社會秩序馬上恢復。不像這一次，這一次滿清亡國一百年，我們秩序不能恢復。這不能恢復的原因，疏忽了老祖宗教誨，光去學外國，外國人不能解決問題，這是我看得很清楚，在聯合國看到，他們的思惟、想法、做法，那是非常困難。所以中國的東西很有效，我每一次報告，他們都非常歡迎，都很感動。但是會後我們在一起吃飯聊天，他就告訴我「法師，你講得很好，這做不到，這是理想。」這個事情麻煩，這給我很大的考驗，不相信，信心危機，這是比什麼都嚴重。所以我就想怎樣才能相信？一定要做樣子出來，科學要提出樣子，做出來給我們看。

我那個時候在尋求，我們在新加坡、在馬來西亞、在印尼、在澳洲，緣都不足。所以二〇〇五年我回到老家去看看，我離開老家七十年，回去之後，老家還有一些堂兄弟、族兄弟，我們這個族姓人口還挺興旺，現在就這個祠堂裡面同一個宗的，住在老家還有一

萬五千人，所以的確是個大家族。他們就問我在海外，在海外這些年來給他們做一個報告。結果他們聽了很興奮，他說「你回來我們在家鄉做，我們家鄉支持你。」地方政府也非常歡迎。所以我們就在老家安徽廬江湯池辦了一個中心，就是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中心，我們在那裡做了三年。這個事情應該是國家做，不是我們來做，這屬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。所以我們說我們頂多做三年，希望做兩年到三年，做出成績了就交給國家。所以現在我們中心是交給國家。

做成功了，做得有效果，而且出乎意料之外，原本我想的是應該在二、三年才會有成績出現，沒有想到四個月不到，成績卓著，人的良心全喚醒了。我就感到人怎麼是這麼好教的！所以我得了兩個結論，一個證實了老祖宗的話，人性本善，《三字經》上的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一點都沒錯；第二個說明人是可以教得好的，所以我們的信心就十足。以前在聯合國做報告，人家問一下心還很虛，不夠踏實；這個實驗做出來之後，真的踏實。所以我就想怎麼樣讓我們把這個三年的成績，能夠在聯合國做一個詳細報告，最好能做個展覽。祖宗加持不是人力能做到的，兩個月之後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總部就來找我，找我做什麼？找我主辦一個單位，跟聯合國一起合辦，主辦一個活動，這個活動就紀念釋迦牟尼佛二千五百五十週年紀念日，主題「佛教徒對世界人類的貢獻」，這個題太好了！

我就想到，我說聯合國不應該找我，他找是找會員國，我們在澳洲一個小小的淨宗學院，他連大學都不會找，他怎麼找到我頭上來？我就怕有差誤，就派三個人到巴黎去看一看，真的還是假的？結果就派三個人到巴黎去一看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他找的是泰國，我說那就對！泰國是佛教國，佛教是泰國的國教，他找對了人，泰

國大使推薦我參加主辦。這個我相信，因為我第一次參加聯合國的會議，是在曼谷大學，在泰國開的，跟泰國上階層結了緣。他們的三軍總司令那個時候是副首相，他本來是首相，被金融風暴打垮。所以他也很聰明，把首相讓給他的副首相，他自己當副首相，查瓦利將軍，虔誠的佛教徒。這兩個人見到我面的時候都磕頭，這是泰國，在別的地方看不到。由於藉著這麼一個關係，所以泰國大使來推薦，我就肯定，我決定參加，參加什麼？做為他們的主辦單位之一。

這一次把我們湯池《弟子規》教學的成果，做了八個小時的報告。聯合國從來沒有，聯合國報告時間頂長兩個小時，我們一再要求，「這個真正能夠化解衝突，能夠到給世界和平。」所以到最後通融說四個小時，我讓蔡禮旭做四小時報告，另外兩位老師，一個老師兩個小時，湊起來八個小時，做詳細的來介紹。另外在聯合國給我們一個場地，大概像這個講堂兩個那麼大的樣子，這麼的場地做展覽，我們把教學的成果，大大的畫片、文字是統統做了展覽，這樣子他們看了才會相信、才有信心。最難得的，會後有一百九十二個國家的駐聯合國的代表，我們一般人稱大使，都有願到湯池去考察、去看看、去學習，非常非常難得！所以湯池小鎮一下就出名了，非常不容易。

所以說中國傳統東西能救中國、能救世界。但是我這一次回到台灣來看牙齒，我一看我們兩岸兩邊各有優劣，對於傳統文化的保存，這些資源的保存，台灣超過大陸，大陸文化大革命摧毀太嚴重。但是學習中國傳統文化這種情形、熱情，台灣比不上大陸上，大陸人他真的把這個當寶，台灣人沒有看在眼裡。所以中國大陸政府要是一旦覺悟，馬上推行，效果超過台灣太多太多。所以我在此地把這個真實狀況向大家報告，台灣人要努力，要不然落在大陸之後

◦ 我們今天說到此地，謝謝大家。